

真情树

PURE FEELING

02

万榕 选编

催泪率96.5%的 中国第一奇书

本丛书稿在北京、上海、西安、
丽江、绍兴等城市抽样1000人，

仅有35人未流眼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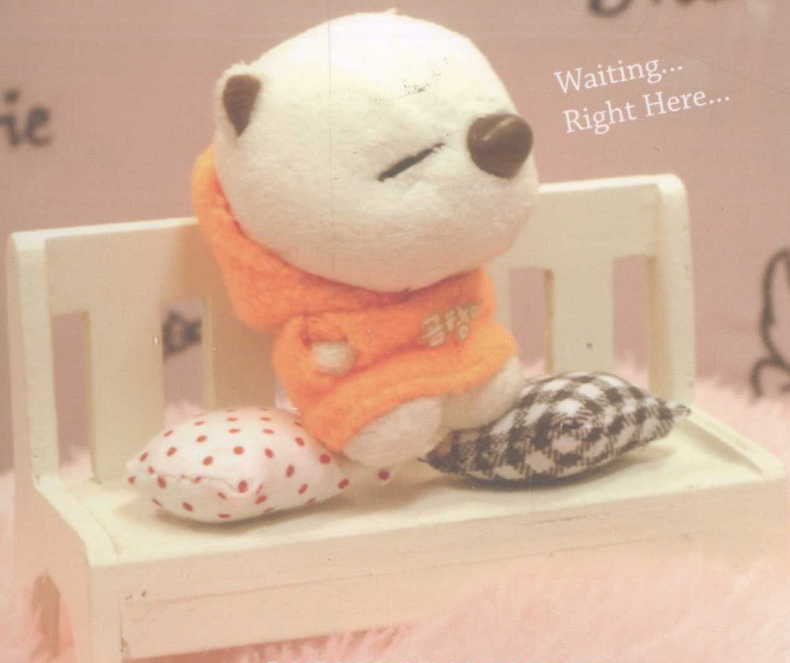
每一个感人片段，让你眼泪滂沱。

独一无二的
幸福静候

爱，若到深处，定有颗卑微的心，仿若尘埃里盛开的花朵。

Marie

Waiting...
Right Here...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万榕
选编


独一无二的
幸福静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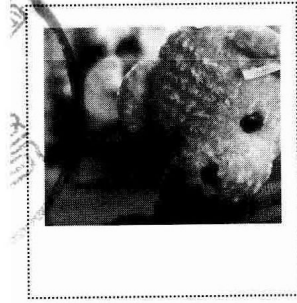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s

- 
- 
- 
- 001 爸爸给女儿的一封信(遗书)十年后，女儿回爸爸的信 佚名
- 005 我的母亲独一无二 罗曼·加里
- 017 马里亚纳海沟的爱情灯 佚名
- 021 喊一声妈妈，我泪流满面 佚名
- 031 故纸堆里的爱情传奇 F. Scott Fitzgerald
- 039 穿过风雪的音乐盒 佚名
- 045 菊花青马萨仁 佚名
- 049 让你看见我还在 佚名
- 053 爱到深处的人，一定有一颗卑微的心 佚名
- 057 大山里的盲道 佚名
- 061 绽放的萝卜花 佚名

- 
- 145 母亲是静候的小站 佚名
151 豹王之死 佚名
157 一碗阳春面 栗良平
169 小黑和小灰 佚名
175 有一种幸福 佚名
183 伊莎贝拉的蓝勋章 佚名
191 一张难忘的汇票 未了青
197 最美的女孩 佚名
209 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张严平 田刚
231 爱，不过就是藏在布丁里的银纽扣 佚名

Letter



Title /爸爸给女儿的一封信
/十年后，女儿回爸爸的信
Author /佚名

爸爸给女儿的一封信

给可爱的女儿：

再吃十次蛋糕就可以找爸爸了……

爸爸和你玩了好多次捉迷藏，每次都一下子就被你找出

来。

不过这一次，爸爸决定躲好久好久。你先不要找，等你十六岁（还要吃完十次蛋糕）的时候，再问妈咪，爸爸躲在哪里，好不好？

爸爸要躲这么久，你一定会想念爸爸，对不对？

不过，爸爸不能随便跑出来，不然就输了。

如果还是很想爸爸，爸爸就变魔法出现。

因为是魔法，不是真的出现，所以没有犯规，爸爸不算输。

爸爸的魔法是：趁你睡觉的时候，跑到你梦里大玩游戏；在你画图画爸爸的时候，不管好不好看，你觉得是爸爸，就是爸爸；当你拿爸爸的照片看时，爸爸也在偷偷地看你……

要记得，爸爸一直都陪着你！

你已经是六岁的大姐姐了。

爸爸要拜托你一件事，要你照顾和孝顺爷爷、奶奶和妈咪，看你是不是比爸爸以前做得好。有多好，妈咪会告诉你



的。

爸爸猜想，我们这一次玩捉迷藏要玩这么久，爷爷、奶奶、妈咪有时候看不到爸爸，他们一定会偷哭。

偷哭就是犯规、就是失败。

他们偷哭，你就要逗他们笑，不然游戏输了以后，他们一定会哭得更厉害了。

好不好，宝贝？你们是同一国的，来比赛看是你们厉害，还是爸爸？

准备好了吗？比赛就要开始了。

十年后，女儿给爸爸的信

爱玩的爸爸，你躲在哪里？

你不是说我吃过十次蛋糕后，就可找到你的吗？

这十年来，我很听爸爸你的话，不敢犯规，害怕游戏输掉再看不见你，我努力地照顾爷爷、奶奶、妈咪，他们哭，我逗他们笑。

爸爸，他们终于笑了！我赢了！游戏结束了，你该回来

吧，对吗？

原来…不对的！

我期待爸爸你的回来，再和我玩捉迷藏的时候，妈妈却告诉我，我再也看不到你，原来十年前的我已失去了你这个爱玩的爸爸……

爸爸，你为何忍心骗你最爱的女儿？

十年来，每吃一次蛋糕，我对你的思念愈累积，对我们十年后的再会也就愈期盼。

十年的累积实在令我输得好惨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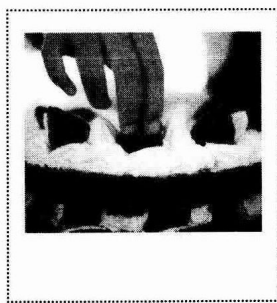
十年前，若你让我选择的话，我宁愿爸爸不要骗我，你该相信你的女儿吧！

我会坚强，我会更努力逗爷爷、奶奶、妈咪笑。

又或……让你骗我一辈子，和我玩一辈子的捉迷藏，让我赢回一辈子的你……

爸爸，十年后的后知后觉没有减轻失去你的震撼，虽然痛，但我会努力我的人生，不会辜负你的爱，不会辜负你和我玩十年捉迷藏的苦心。

One and Only



Title /我的母亲独一无二

Author /[法]罗曼·加里

1

战斗打响的那一天，我母亲坐着出租汽车走了五个小时，来向我告别并用她的话祝愿我“空中百战百胜”。当时我正在法国南部的沙龙·戴省的空军学院任射击教导员。母亲在一群军人们的好奇的目光下，拄着手杖，叼着香烟，从那个扁鼻子的老式雷诺尔车里走出来。

我慢慢地走向母亲，在这个男子汉的圈子中，母亲的突

然造访使我很窘；而在这块天地里，我经过千辛万苦才赢得了勇敢，甚至鲁莽、爱冒险的名声。母亲用一种大得足以使在场的每个人都听得见的嗓音宣布：“你将成为第二个盖纳梅。你的母亲一贯正确！”

我听到了身后传来的哄堂大笑。母亲抓起手杖，对着大笑的人群作了一个威胁的手势，又发出了一个鼓舞人心的预言：“你将会成为一名伟大的英雄，勇敢的将军，法兰西共和国的大使！这群乌合之众不认识你。”

当我用愤怒的耳语告诉她，她正在损坏我在空军士兵中的声誉时，她的嘴唇开始颤抖，目光里流露出了自尊心受了刺伤的样子。“你的老母亲会害你吗！”她说。

这一招算灵了：我好不容易装出的铁石心肠被击破了。我用胳膊搂住她的肩膀，紧紧地抱着她，再也听不见身后的笑声了。在母亲对孩子的喃喃细语中，在她预示着未来的胜利、伟大的功绩、正义和爱开始降临时，我们俩又回到了一种我们自己的神奇的世界中。我满怀信心地抬起头，望着天空——如此空荡，如此宽阔的蓝天啊，足以让我在这里建立丰功伟绩。我想到了当我凯旋母亲身边的那一天。我盼望着那一天，这将给她那十几年的含辛茹苦、自我牺牲的生活带来何等重要的意义，何等大的安慰啊。



2

那年我刚十三岁，和母亲在法国东南部的耐斯城。每天早上我去上学，妈妈一人留在旅馆里。她在那儿租了一个售货柜，柜架子上摆着从附近的几个大商店借来的一些奢侈品和日常用品。她从每一件卖出的围巾、皮带、指甲刀或毛线衫中得到百分之十的佣金。白天，除了在我回家吃午饭时她休息两个小时，其余时间她都守在售货柜前，时刻注意找寻可能光临的顾客。我们母子俩就靠着这个赚钱不多，朝不保夕的小生意过日子。

母亲孤零零地居住在法国，没有丈夫，也没有朋友、亲戚。十多年来，她顽强地不停地干，挣来钱买面包、黄油，付房租，交学费，买衣服和鞋帽等。除此之外，她每天都能拿出点令人吃惊的东西。例如：午饭时，她面带幸福、自豪的微笑，把一盘牛排摆在我的面前，好像这盘肉象征着她战胜厄运的胜利。

她从来不吃这些肉，一再说自己是素食者，不能吃动物脂肪。然而有一天，我离开饭桌到厨房里找点水喝，发现母亲坐在凳子上，煎肉锅放在腿上，正仔细地用小块碎面包擦那煎给我牛排用的油锅。发现我时，她急忙将锅底藏在餐巾底下，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现在我明白了她成为素食者的真正原因。

3

母亲渴望我“成为一个某某大人物”。尽管我屡遭失败，她总是相信我会成功的。

“在学校里的情况如何？”她有时问我。

“数学得了零分。”

母亲总是停顿一会儿。

“你的老师不了解你，”她坚决地说，“将来有一天他们会后悔的。你的名字将要用金字刻在他们那个鬼学校的墙上的，这一天会来到的。明天我就去学校，把这些话告诉他们。我还要给他们读读你最近写的几首诗。你将来会成为达农佐尔，成为维克多·雨果。他们根本不了解你！”

母亲干完活儿回来后，常常坐在椅子上，点上烟，两腿交叉着，脸上挂着会意的微笑望着我。然后她的目光越过我的肩膀，望向远方，憧憬着某种神秘而美好的前景，而这个前景她只在她的奇妙世界里才能看到。

“你会成为一名法国大使。”她说，更准确点，她深信不疑地声明。我一点也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行啊。”我漫不经心地说。



“你还会有小汽车。”

母亲常常空着肚子，在结冰的气温下步行回家。

“但是目前还要忍耐。”她说。

4

我十六岁时，母亲成了耐斯市美尔蒙旅馆兼膳宿公寓的女经理。她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喝一杯茶后，拿着手杖，到布筏市场购货。她总是拎一包水果和鲜花回来，然后走进厨房，取出菜谱，会见商人，检查酒窖，算账，照应生意中的每一件细微小事。

从楼上的餐厅到楼下的厨房，她一天至少要上下二十趟。一天，她刚爬完这些可咒的楼梯就瘫在椅子上了，脸色苍白，嘴唇发灰。我们很幸运，马上就找来了医生。医生作出了诊断；她摄取了过多的胰岛素。直到这时我才知道母亲多年来一直对我隐瞒着的疾病——糖尿病。每天早上开始工作之前，她先给自己注射一剂胰岛素。

我完全惊呆了，吓呆了。我永远也忘不了她那苍白的面容，她的头疲劳地歪向一边，她痛苦地用手抓挠胸口。

她期待我成功，而在我实现她的期待之前，她可能就死了，她可能没来得及享受正义和儿子的爱就离开人间，这念头

对我来说太荒唐了，荒唐得像是否定了人间最基本的常识。

只有对我的美好前途的憧憬支撑着她活下去。为了给她那荒唐的美梦至少加一点真实的色彩，我只能含羞忍辱，继续与时间竞争。

一九三八年我被征入空军。宣战的那天，母亲乘着雷诺尔车来向我告别。那天她拄着手杖，庄严地检阅了我们的空军武器装备。“所有飞机都有露天的飞机座舱，”母亲注意到，“记住，你的嗓子很娇气。”

我忍不住告诉她，如果卢浮瓦佛飞机只使我嗓子痛的话，我该庆幸我的好运气。她笑了，高傲地、几乎嘲讽地望了我一眼。“灾祸不会降临在你的头上的。”她完全平静地告诉我。

她显出了信心十足的样子，似乎早就知道了这些，好像她已经和命运女神签订好了合同，好像为了补偿她那历尽辛苦的生活，她已经得到了一定的保证，一定的承诺。

“是的，不会降在我头上的，妈妈。我答应您不会的。”

她犹豫了一下，脸上显出内心在进行着斗争。最后，她做出了点让步说：“大概，你腿上会负点轻伤的。”



5

德国进攻的前几个星期，我接到封电报说：“母病重！速返！”第二天，很早我就到达了耐斯市，找到了圣·安东尼门诊所。母亲的头深深地陷在枕头里，消瘦深陷的脸颊上带着一丝痛苦、忧虑的表情。床头柜上架着一个一九三二年我赢得耐斯市乒乓球冠军时得的银质奖章。

“你身边需要一个女人。”她说。

“所有的男人都需要。”

“是的，”她说，“但是，对你来说，没有女人照料，你会比别人生活得更糟糕。唉，这都是我的过错。”

我们一起玩牌的时候，她不时地目光专注地盯着我，脸上还带着一丝狡黠的样子。我知道她又要编造点新花样了。但是，我不去猜她心里想着什么。我确信一个小花样正在她的脑子里酝酿。

我的假期要结束了。我真不知道如何描绘我们分别时的情景。我们俩都没讲话，但是我装出一副笑脸，不再哭泣了，或说些别的话。

“好啦，再见吧。”我微笑着亲吻了母亲。只有她才清楚，我作了多大努力才作出了这个微笑。因为，和我一样，她

也在微笑。

“不要为我担心，我已经是一匹老战马了，一直支撑着活到今天，还能再继续一段时间。摘下你的帽子。”

我摘下了帽子，她用手指在我的前额上画了一个十字。说：“我给了你我对你的祝福。”我走向门口，又转过身来。我们互相望了许久，都在微笑，都没说话。我觉得很平静。她的勇气传给了我，并且从那时起一直留在我身上，甚至到现在。

6

巴黎失陷后，我被派到英国皇家空军。刚到英国就接到了母亲的信。这些信是由在瑞士的一个朋友秘密地转到伦敦，送到我手中的，封皮上写着：“由戴高乐将军转交”。

直到胜利前夕，这些无日期的信好像无休无止一直跟着转战各国，源源不断地送到我手里。三年多来，母亲说话的气息通过信纸传到我的身上，我被一种比我自身强得多的意志控制着，支撑着——这是一根空间生命线，她用一颗比我自己更勇敢的心灵把她的勇气输入我的血液。

“我光荣，可爱的儿子，”母亲这样写道，“我们怀着无比爱慕和感激的心情，在报纸上读到了你的英雄事迹。在科隆、汉堡、不来梅的上空，你展开的双翅将使敌人丧魂落